

中国十大系列丛书

中国十大高僧



李利安 等著

三秦出版社

中国十大系列丛书

李利安 等著

中国十大高僧

三秦出版社

中国十大系列丛书

中国十大高僧

李利安 等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3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省军区古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

标准书号 ISBN7-80628-074-X/K·29

定 价 15.00元

前 言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在富饶广袤的神州大地上，数千年来，曾经涌现出了一批批叱咤风云、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杰。他们如夜空中的群星，交相辉映，璀璨夺目。岁月的流逝，冲刷不掉他们的英名；朝代的兴废，也改变不了他们不朽的业绩。他们中间，有雄才大略、举贤任能的国君；有变法图强、励精图治的名相；有横刀立马、席卷千军的将帅；有运筹帷幄、料事如神的谋士；有忧国忧民、忠言直谏的贤臣……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精英、祖国的脊梁。

当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也夹杂有不少的渣滓，如那些独断专行、荒淫奢侈、对人民横征暴敛的暴君、昏君；在任期间贪赃枉法、榨取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为达其罪恶目的而阳奉阴违、结党营私的阴谋家、奸臣……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败类，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为了激励后代，增强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同时也为了抑恶扬善，借鉴历史，我们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作者，编写了这套《中国十大系列丛书》。这套书在人物选择上都经过学者的反复推敲，力求名副其实。在写法上尽量做到融真实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体，既尊重历史事实，又文笔流畅生动，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今天,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再一次焕发青春,迎来了腾飞的一天。继往开来,重振雄风,再造辉煌,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在振兴中华的道路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编著者

1996年10月

目 录

法显——渡流沙凌沧海第一次西天取经的高僧

..... 谢 瑞(1)

立誓求法 西出阳关 沙海驰骋 翻越葱岭

泪洒雪山 漫游中印 游师子国 归国译经

鸠摩罗什——两朝皇帝发兵万里携请而来的译经大师

..... 李利安(45)

家世之奇 智子之生 随母出家 麴宾求法

留学沙勒 改宗大乘 重返龟兹 道流西域

发兵邀请 滞身凉州 译经长安 传法全国

真谛——来华译经僧中最不幸的一位 李利安(98)

生于乱世 离家求索 皈依佛门 剃度为僧

振锡扶南 再入中土 身罹国难 译业受挫

南投始兴 再走晋安 挥泪西返 漂还广州

大展译业 声振岭南 抚平创伤 盟誓弘法

智顓——创立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的智者大师

..... 方光华(164)

国破家亡 皈依佛门 南北求索 了悟佛法

金陵传道 初试锋芒 沉潜天台 再求精进

重返金陵 抚慰民心 隋师灭陈 踟蹰匡山

掉步荆湘 寻觅法眼 天台归隐 石城示疾

玄奘——不畏艰险取经天竺，传播佛教饮誉华夏

..... 冉万里(201)

幼年出家 艰难西行 周游印度 饮誉天竺
流传千古

义净——玄奘之后最著名的唐僧..... 崖 嵘(238)

双珠现世 出家学法 以戒为本 精研律典
游学两京 请愿皇宫 仰慕前贤 誓游佛国
因缘巧成 孤帆南下 过裸人国 抵东印度
雨夜遇险 古寺巡礼 漫游佛国 拜谒圣迹
异国留学 取经返回 译经传法 遗言垂训

惠能——背水砍柴的禅宗祖师..... 邹 文(298)

初结法缘 皈依禅门 舂米悟禅 木棉袈裟
劫后余生 网开一面 风幡玄机 曹溪佛唱
明心见性 刀光佛影 以退为进 薪尽火传

法藏——华严宗的创始人..... 杜治平(348)

炼指供佛 择师求学 正式出家 贤首国师
重译华严 入宫讲经 迎佛舍利 以法济世

一行——最早测量地球大小的密宗高僧..... 郭透光(381)

敏而好学 再世颜回 洁身自好 遁入空门
才惊卢鸿 游学天下 拒诏应诏 良禽择木
译经传世 拜师学艺 设计救人 觅镜祈雨
奉旨修历 造仪测地 神凝《大衍》吐血不倦
微言大义 死后哀荣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鉴真——六次东渡创立律宗的盲人高僧..... 李利安(423)

见佛动心 始作沙弥 巡游两京 究学三藏
独步江淮 一方宗首 应请东渡 初遭挫折
再渡遇险 三渡受阻 四渡受阻 五渡漂迷
北上扬州 屡遭不幸 六渡日本 创宗传法

法 显

——渡流沙凌沧海第一次西天取经的高僧

谢 瑞

一 立 誓 求 法

东晋咸康元年（335）。

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平阳郡武阳（今山西省襄垣县）境内的一户农庭小院里，人们屏住呼吸，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小生命的降生。

这家人姓龚，世代务农，忠厚善良，生活十分清贫，老伴身体也很虚弱，以致连个儿子都很难养活。

正午时分，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啼，大家悬着的心全都放了下来。因为产妇已年近四十，在这“儿奔生，娘奔死”的时刻就多了几分危险。好在母子平安，何况还是个胖小子，这怎能不让这对中年夫妇喜出望外呢？

可这欢喜的心情不久便被忐忑不安的神情所替代。想起

自己前面三个儿子相继于童年不幸夭亡，夫妇俩终日担惊受怕，夜不能寐，唯恐厄运再次降于怀中的小宝贝。

在龚氏夫妇战战兢兢、忧虑重重的担心中，时光已过了三个年头。

一天夜里，万籁俱寂，昏暗的油灯下，母亲正在缝制孩子三周岁的新衣服。男主人心事重重地开了口：

“孩子他娘，咱儿子过几天就三岁了。三年来，咱们小心翼翼地抚养他，总害怕有个什么闪失，尤其是你为此身心憔悴，头上已白发斑斑了。听人说佛法无边，为求佛主保佑，咱不如将孩子送到附近的寺里，你看如何啊？”

妻子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借着昏暗的油灯仔细端详着熟睡中的儿子，那张圆圆的略带红晕的小脸蛋此时正在睡梦中绽开一丝微笑。望着这张可爱的小脸，妻子抽泣着说道：

“我从心里实在舍不得离开儿子，有时梦中都能听到他唤我时那甜美的声音，这副活泼可爱的模样常使我不由得在半夜挑灯来看，一想起他三个哥哥的厄运我就害怕，有时甚至整宿难眠。”

“正因为你疼爱他，我才决定这样做的，一来可求得佛主保佑，使孩子健康成长，二来寺院离咱家也不远，我们可常去看望孩子。”

就这样，龚家夫妇为求佛主保佑，将自己心爱的儿子，在其过三岁生日那天送到了附近的佛寺度为小沙弥。说来奇怪，由于孩子幼小，有时也回家小住，可一回家中便患重病，住到寺院便无药自愈，从此便不大回家。

十几岁时，父母不幸去世。此后，叔父屡逼他回家，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佛法情有独钟，出家的决心反倒越来越

越大，于是他在二十岁时便受了比丘的具足戒，从而成为一名正式的僧人，法名叫“法显”。

在寺里，法显品德正直，头脑聪颖，仪轨肃整，深得寺僧和四方居士的崇敬。尤其是他那精进不息的好学精神，更受到师傅们的赞赏。几年下来，本寺及附近其它寺院所藏佛教经典他都一一认真研读了一遍，可依然不能满足他那强烈的求知欲望。于是，他征得师父的同意，来到了当时佛教十分兴盛的长安。

长安远在西周时期就被定为国都，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文化兴盛，民风纯朴。东晋十六国中的前秦王朝即以此城为都。优越的地理条件再加上建都的缘故，大批文人墨客纷纷前往，到了后秦姚兴时期，这里更是人文荟萃，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

姚兴登上皇帝宝座后，不忍再睹战场上的残忍厮杀，倡导广行善事，遍积善德，于是极力崇奉佛教。上有皇室奉行，百姓竞相仿效，一时间，长安的寺院香火极盛，拜佛布施的群众络绎不绝，寺中僧人也因此数量大增，深受四方居士的供养，外地的和尚也纷纷来此云游挂单。

法显正是在这时来到长安的。与别的云游僧人相比，法显更珍视这一大好形势，他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加之思想敏锐，善于思索，学识增长很快。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在大量涌入寺院的僧人中，也有鱼目混珠之辈，而在佛法三藏（即经藏、律藏、论藏）中有关戒律问题的律藏仅有寥寥的二三种，而且词句艰涩难懂，律义暗昧不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律藏的传译不畅，从而形成与经、论二藏的大量传入极不平衡的局面呢？带着这些疑问，法显遍访名师，寻求答

案。

当时蜚声长安，专攻戒律的昙摩侍（又作野摩持）大师自然成为法显求教的最合适人选。

这一天，法显来到大师所在的寺院，拜见求学。待法显说明来意后，昙摩侍大师开口言道：“我乃西域僧人，托明君之福，来中土弘扬佛法。道安大师让我和竺佛念、慧常等一起翻译关于僧尼轨范及其它清规戒律方面的典籍，如今虽然已经作了一些工作，但还很不够啊。”

法显听到这里，喜出望外，忙搭言：“那太好了，这正好可以弥补中土律藏方面的不足。”

“只可惜我们翻译所依之本均是来自西域诸国的胡本，辗转而来，未免失之偏颇，且数量极其有限，现在我们译出的《十诵比丘戒本》、《比丘尼大戒》仅能弥补中土戒律未传之不足。”昙摩侍大师惋惜地说。

法显略思片刻说：“与其翻译西域所传经法，不如直接翻译天竺所传之真经。”

“如此当然很好，可从天竺来的僧人大多只重视经、论二藏，所带律本不多，怎么去传译呢？”

“那我们自己去取律本回来！”

看到法显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昙摩侍大师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从此，一个震惊佛门的伟大设想在法显的心中诞生了。一天，他将自己的打算说给同门好友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他说：

“当今皇上下诏，组织专人翻译经典，实乃佛门盛事。然佛经源于天竺，中土僧人却不懂梵文，又无梵文之原本，

所译经典多是经西域迂回而来，内地僧人不懂西域诸国语言，西域僧人又不善汉文，因此，所译经典往往不易理解，难以成诵，如此下去，我担心中土所诵佛典将失之佛经本色。”

在场的其他四位同门深觉法显言之有理，都不由自主地点头称是。

“再说佛法有三藏，律藏为数甚少，我想戒律被单独列为一藏，说明它与其它二藏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土律藏数量甚少，表明还有许多律藏经典仍在天竺未被取回，因此，我决定亲赴天竺取回真经。”

法显大师这一敏锐的洞察能力，在七年之后被佛经翻译大家鸠摩罗什所印证。公元401年后秦皇帝姚兴从西域迎来鸠摩罗什，拜为国师，并敕令在自己的御苑——逍遥园内翻译经典。通过几年的翻译实践，鸠摩罗什于405年深有感触地说：“既览旧经，意多纰谬，皆由先度失旨，不与梵本相应。”

且说就在法显将“亲赴天竺，取回真经”的决定刚说出口，其他四个人均表现出震惊的神情，其中年纪最轻的慧景说道：“师兄有此壮志，我非常钦佩。只是此去天竺之国，茫茫万里之遥，既要途经无边的沙漠，还要翻越冰封高峻的葱岭，而且西域诸国连年征战，白骨遍野。如此恶劣的环境，对于年近花甲的您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另一位僧人经过深思熟虑，也开了口：“听说七八年前，庐山的慧远大师派法净、法领西行取经，可不知是因为战乱还是别的原因，他们终未到达天竺，只是在于阙获得华严经梵本。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您呢？”

法显意志坚决，振振有词地说道：“我三岁出家，笃信佛法，幼年好几次身患重病，均是佛主保佑，才使我起死回生。佛的大恩大德我无以报答，弘扬佛法便成为我终生的信条，为此我可置生死于度外，哪里还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再说有佛恩加持，我会逢凶化吉，渡过难关的。”

也许是法显那副自信坚决的神情感动了诸位好友，他们非但不再阻拦，反而当即表示愿与法显师兄一起西去天竺，共求真经。

法显得知诸位同门也要加盟，激动地说：“有诸位好友同行，我西行取经的愿望就一定能够实现。”

二 西出阳关

公元399年的农历三月，长安城内草青莺飞，柳枝摇曳。法显等人求法心切，顾不上欣赏这怡人的春景，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征程。

法显一行共五个人，最长者就是年届花甲的法显，最年轻的是不足而立之年的慧景，道整、慧应、慧嵬三人都在四五十岁之间。他们晓行夜宿，经过近一月的跋涉，便越过陇山（即今陕西陇县西北、甘肃清水县东北），进入乾归国（即今甘肃省境内）。

太阳像火把一样将西边的云层染得彤红，晚霞下五位求法者经过一整天的奔波，已是饥渴难耐、疲惫不堪了。

忽听前面不远处传来悠扬深沉的鼓声，继而便是隐隐约约的诵经声。法显等人寻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寺庙，于是大家沉重的脚步马上轻松了许多。

他们很快来到寺前，敲了几下紧闭的大门，一位小沙弥开了门。心直口快的慧景抢先说道：“阿弥陀佛！这位小师傅，我们是去西天求法的和尚，今日到此，请让我们进去歇歇脚吧。”

小沙弥难为情地说：“这个我做不了主，你们先进来，咱们去问问方丈吧。”

法显等人随着小沙弥来到方丈的屋里。只见一位长者须眉染霜，双眼微闭，盘腿打坐，纹丝不动。待小沙弥禀告完毕，长者张开下垂的眼帘，开口道：“何方僧人，去往何处？”法显恭敬地回礼言道：“长老，贫僧乃内地僧人，从长安出发要去天竺寻求戒律，历经月余，如今身体疲惫，天色已晚，恳请长老让我们住上一宿，明日我们将继续赶路。”

方丈打量了一下法显等人，双手合十接着说：“阿弥陀佛！你们有此壮志，实令老衲钦佩之至，只是天气渐热，路途炎热难耐，再说后天就是四月十六，是佛门的结夏日，看你们疲倦的样子，何不在这里一起夏坐，一来可以恢复体力，二来可以避过酷暑，另外还可以给敝寺僧众介绍一些内地佛教的发展情况。”

法显一听，认为言之有理，于是，大家一商量，便留下来了。经过三个月的夏坐，他们了解到不少内地无法知道的情况。解夏的第二天，法显一行辞别了该寺的僧人和方丈，继续向西行进。

他们又度过养娄山（即今祁连山东部），来到张掖（即今甘肃省张掖县）附近，谁知由于敦煌太守李嵩谋叛张掖王，使得张掖镇乱作一团，法显等人差点被当作奸细砍下头颅。

话说张掖王段业是个不精战事的一介书生，刀下挽救了法显五人后，把法显请到王府中待如上宾，不时地向法显等人请教佛法，寻问内地佛教发展的盛况，法显尽其所能给予回答。张掖王赞赏法显佛学知识渊博，求法志向远大。

为了促进和内地佛教界的交流，张掖王还请来当地著名的僧人智严、慧景、僧绍、宝云、僧景等人，与法显他们互通有无，共同探讨佛法真谛。彼此虽然来自不同的地域，但由于他们都有一颗虔诚的向佛之心，志趣相投，所以谈得非常融洽，加上夏坐日已在眼前，法显等人便被邀请到智严所在的寺院住了下来。

夏安居期间，彼此的交流进一步深入。智严等人十分钦佩法显的出众才华和宏伟壮志，并表示愿意加入求法的行列，为光大佛业尽心尽力。法显当即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解夏日刚过，法显等人来到王府向张掖王告辞，段业无感伤地说：“老夫非常敬仰法显大师，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会。时局纷乱，未给大师悉心照顾，不周之处还请多多包涵。现送上白银十两，请大师笑纳。”

法显等人双手合十，连声道谢。最后在张掖王恋恋不舍的相送下，法显一行又踏上了西去征程，不久便来到敦煌。

且说新上任的敦煌太守李浩，是一位文武双全的才子，不仅精通兵法，而且对佛教也非常感兴趣。他听说这里来了十位和尚后，便立即派手下人前去迎请。当他得知法显一行的来龙去脉后，他翘起姆指，赞赏道：“法显法师以此高年而欲往佛国，实在令人感佩。不知法师能否在敦煌小住一时，一来可略作休养，二来可以巡礼胜迹，三来李某也可有所修学。如果法师恩准，就是李某的造化了。”

“既然李施主诚心相邀，我等也不好拒绝施主的美意，恭敬不如从命。”法显说道。

“多谢李施主！”其他和尚纷纷谢道。

就这样，法显等人在敦煌又住了近一个月。在此期间，法显除了与李浩谈论佛法外，还参观了敦煌旧塞和李浩任前就开始修筑的新塞。

所谓塞，就是城郭的墙堞，是用于防御西部游牧民族进攻的工事。敦煌郡北境一带自西汉就有障塞，这是旧塞，是当年汉武帝耀武扬威声振西域的历史痕迹。新塞有的地方是新筑的，有的地方是依旧塞而起的，其规模更大，东西长约八十里，南北长度也有四十余里，看起来很有气势。但法显想得更多的是，这样宏大的城郭墙堞之下，又要伤害多少执迷不悟的生灵。

法显站在城墙上，双手合十，默默祈祷：“不要战争，不要杀人！”想起那些执迷不悟的人尚未走向善道，法化的重任还远未完成，法显实在呆不下去了，他要尽快到达天竺佛国，取回完整戒律，以使佛法在中土发扬光大，给中国百姓带来祥和与安宁。

听说法显一行要走，敦煌太守李浩立即让手下准备了白银五十两，赶往法显所住的寺院。没等迎上来的法显开口，李浩先说话了：“听说大师要离开敦煌，弟子特备了些路上所需的饮食和一点白银，不成敬意，恳望大师笑纳。”法显等人合十致谢。

李浩又问道：“大师下一站可是去鄯善国？”

法显回答：“正是，李施主。”

“我正要派一队使者前去该国，法师如果愿意的话，可

与之同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李浩说。

“如此甚好。”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鱼肚白，法显大师就和自己的同门打点行囊，和使者一同出发了。按照事先的安排，法显与他的同门先行，从敦煌加入的五人晚走一步。

三 沙海驰骋

从敦煌到鄯善国约有一千五百里，这里没有河流湖泊，没有青山绿树，甚至连一根草都没有，放眼看去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高低不平的沙丘在太阳的照耀下泛起道道金光。

法显和其他四位同门跟在使者驼队的后面。虽然已是秋天，但沙漠里一到中午还是热得难受，沙砾将太阳的热能全部反射在地表上，行走上面犹如置身于蒸笼上，只是比蒸笼上更干燥、更熬人而已。可是一到晚上，又冻得人索索发抖，由于周围没有人家，无处投宿，他们只能和使者几十个人缩成一团，凭借彼此的体温和骆驼那高大的身躯抵御风寒。

不几天，他们已累得人困马乏。内地僧人由于不适应这种气候，好几个嘴里已经烂了。但他们不敢有半点懈怠，因为他们明白如果不如期走出沙漠，水和干粮用光后，他们将困死在这里。

这一天，使者的驼队突然在前面停了下来，等后边步行的僧人赶上时，一位中年使者脸色阴沉地说道：“这些天大家虽然累得够呛，可白天我们有太阳，晚上有星星月亮指引方向，每迈出一大步，都离鄯善国近一步，现在太阳被云层遮